

解放前，我家住在南市老城厢的万豫码头街97弄，居民大都是体力劳动者，家父教书，学校在沪东，离家很远。八九岁的我，家境所限，还未上学，整天就知道和小伙伴在街上野，董家渡、小南门、十六铺，是儿时流连忘返的地方。

1949年春末夏初，上海云谲波诡，在没有响起轰隆隆的炮火声之前，懵懵懂懂的我，怎会想到上海即将发生大事变了。虽说如此，我还是看到周围一些不寻常的现象。

有一天，我和阿宝、小林在董家渡黄浦江边玩耍，原本风平浪静的江畔，忽起“波澜”，眼前出现持枪的士兵，正在监督一批劳工搬石子、运水泥，施工造碉堡。



圆形的水泥碉堡，像蒙古包。之前，我在董家渡天主堂后院，看露天电影中见识过，打仗用的，我懂。监工的士兵飞扬跋扈，见谁跑得慢，上前就用枪托打人。有个人不慎滑到江里。士兵视而不救，反而破口大骂。最终还是船上的渔民，把落水的劳工救上岸来。这一幕令人不寒而栗。

晚上，我将所见告诉父亲，问：“上海要打仗了吗？”一向和蔼的父亲变得严肃地说：“这些事小孩不懂，千万不可乱说，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还有一件事令人费解。前两天，好端端的万

豫码头街，这会在中山南路街口筑起了一道篱笆墙（那时上海常见的一种用细长竹子编织的墙）把万豫码头街封堵起来（篱笆墙中间有门）。这派什么用？挡人，还是挡子弹？

一个八岁小孩眼中的上海解放

刘以康

真叫匪夷所思。

我看到街上往来的人步履匆匆，神色紧张；街头巷尾常有三三两两的人窃窃私语：什么“地上长‘朱毛’了”。“朱毛”的解放军就将打到上海了。”“国民党快完蛋啦。”我空空的小脑瓜一下就被灌进了许多“新名词”。

董家渡路西首，市民叫做小玻璃桥的地方，有一幢巡捕房大楼。从外望进去，大门内的玄关上有蓝底白星（十二角星）图案。近来忙碌起来，汽车、马车忙着往外运东西。那晚上大楼灯火通明，有军官拖家带口乘汽车往江边码头逃跑。

一天晚上，在船上做运输的两个舅舅忽然来我家，似乎有紧急的事，和母亲说了一会话，便将一只箱子交给我母亲，随即匆匆告辞，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何曾想到，他俩回到船上，不巧撞上一批散兵在撤退，就将他们连人带船押往台湾。这是几十年后，两岸开放通信才得

知的消息。我母亲已不在了。何曾想到，那天晚上的姐弟见面竟成永别。令人唏嘘不已。

解放前夕的几天，天边不时传来闷雷般的枪炮声。我家离江边很近，一

旦打仗非常危险。526晚饭后，母亲带着全家到西边小普陀姓周的一个朋友家暂避几天。我们被安排在楼上住。我看到房间墙上挂着一幅关老爷画像，关公赤面绿衣，右手捋须，威风八面，给我留下难以抹灭的印象。

夜里枪声、炮声时疾时徐，几未消停，直至拂晓才稀疏下来。天刚亮，外面

就传来“解放了！”

“解放了！”的欢呼声。推窗一瞧，不少房子插上了红旗。真的解放了！我们无比兴奋。返家途中，在董家渡天主堂的万裕街，邂逅一队解放军（约十人）在大步赶路。他们身上湿漉漉的，衣服、鞋子沾着泥水。解放军边走边向市民挥手。我们和大家一起使劲鼓掌，欢迎解放军，欢呼上海解放。

我当时的印象：上海解放好像没费多大劲、更没有看到两军厮杀的激烈场面。很久以后才知道，这场战役是渡江南下的解放军三野，5·27发动，5·27上海解放。其间半



胸中有丘壑樽前唯圣贤

刘一闻 篆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里的道，是人生正路，或人生指南、道德原则。对于指导原则，必须时时刻刻遵循、遵守。如果言行与原则分离，原则成了好看好听却不能落实的空洞图画和口号，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好比目标方向是东，实际却像无头苍蝇乱飞，或西或北或南，那就没有目标方向了。

文中用了须臾一词，值得一说。其义为“片刻”，口语是“一小会儿”，很短很短的时间。须臾不离道，很难。有志者要做到，必须从《大学》中说的“诚意”做起。意念乍起，若为善，则可让其畅行；若为恶，则必扼止，不能自欺，让其侥幸过关。佛家讲动心起念，意在心念是思想和行为的最初源头，必须高度警惕。

接下来的两句话，今人理解不一。有人认为“其”是自称代词，说君子对自己没见过的物与事要戒惕谨慎，对自己没听过的物与事要担心害怕。也有人认为“其”是他称代词，说君子在别人见不到时也要警惕，谨慎小心，在别人听不到时也要担心，有所恐惧。从整段文字内容来看，后者的理解更加合理。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无主句。莫，意思是“没有什么不是……”。见，同现。两个短句说：没有什么事不是从隐秘到公开，从细微到明显。进一步说则是，隐秘之事不可能永久隐秘，早晚会众人皆知；细微之事不可能永久细微，早晚会发酵放大。因此，君子在一个人独处时要特别小心谨慎。俗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成语“防微杜渐”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读《大学》时，已强调“慎独”。可以想见，学生子思全面接受了老师曾子的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在正式讲述中庸之前首先强调了学习者的道德修养，特别是突出了“慎独”。

本文以为，子思写这段话是有目的的，意在说明只有时刻走在人生正路上，不离“道”，才能学习中庸，学习中庸才有意义。换言之，不在正道上的人不能学习中庸，学也学不到。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就是说，中庸是至德，最高的德。德者，得也。在人生实践中全面彻底觉悟，即为至德。至德再体现于人生实践，必是中庸。

我们亦可理解为，没有仁、义、礼、智、信这些普遍的道德基础，不可能达到更加完满、更加圆融、更加辉煌的精神境界。

的绿色长廊，顿觉清幽凉爽，阳光斑驳，洒落身上，恍然有时空交错之感，别具一番韵致。

银杏树，将随着时间、空间变化，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若是到了金秋时节，这里将是金黄一片，呈现出蔚为壮观，妩媚迷人的景色。冬天的银杏树，便如雪花般纷纷飘落，光秃秃的枝干，挺拔硕壮，恰似一枚枚强壮的臂膀，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地拥抱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久居闹市的人们，来到这里，领略银杏的自然美景，感受银杏的浓浓风情，体味银杏的文化风韵，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放松，净化和升华。

自古以来，银杏树作为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之一，又有“活化石”“老寿星”的美称，并以其高雅、华贵、端庄、大气，被作为幸福、富贵、吉祥、爱情的象征，深受人们的喜爱。家乡的银杏园，漫润四季芬芳，扮靓乡村容颜，提升乡村品位，为新农村建设增添勃勃生机。家乡的银杏树作为镇树、村树，实乃当之无愧，众望所归。

十日谈
咖啡时光
责编：杨晓晖

白子超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載人唯物唯寬厚可以容

己亥歲末
毛節民書

书法

毛节民

先研磨，再冲煮，后焖蒸，若是爱喝咖啡的人，光这事儿就该嗅见那股带着焦香的苦味了。我总是毫不忌讳地自嘲是一位“咖啡成瘾者”，晨起午后都得来上那么一杯才能安安心心舒一口气，开始一整天的工作。恐怕如今不少人都和我一样，对咖啡抱着一股依恋之情，还各有各的偏好。焦糖玛奇朵够香够甜，苦味就浅了些；燕麦拿铁是时下最流行，植物奶清淡热量又低；桂花冷萃最适合夏天，解乏又提神；难以抉择的时候就选美式总不会出错，自然，同我这般的咖啡爱好者们也绝不会就此满足于办公区附近千篇一律的连锁咖啡店。一到周末，我总是热衷于约上三两好友四处探店，其中最受我们欢迎的莫

过于那些隐匿在深巷间与梧桐树下的独立咖啡馆。懂得的人能就豆子的产地和烘焙的深度浅度滔滔不绝谈上半个小时，对哪种萃取方案的风味更醇厚更聚焦，哪家咖啡店的老板得过什么赫赫有名的大奖了如指掌。只不过在勤勉的探店者们看来，光是寻求一个咖啡的“专业度”可不够。我们在找什么？一种跳脱出办公室条条框框的方式，一隙逃离早晚高峰公交车与地铁的惬意。我们拿起手机，打开工作日里收藏的各种咖啡馆攻略，开启语音地图，七拐八绕地穿过十字路口的人行道，费劲地一一辨认着商铺招牌，最终找到一扇又小又窄的门，登时两眼放光，迫不及待地推门而入。这些与众不同的咖啡馆总

在细节处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它们的选址一般都不在闹市区，往往能在那些大商业街朝后的三四条小马路上找到，偶尔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在老式里弄间找到一家旧房子改造的店铺。走进咖啡馆，内部通常都不大，仅能放上三四张圆桌，天气好时再往店门外搁上两三柄遮阳伞，便颇有一番欧洲街角咖啡馆的风味。我发现店员们喜爱在收银处用些玻璃罐盛放各种各样的咖啡豆，前面还放着纸制小说明牌，上头手写着各种豆子的产地名。若是你在点单时问起

花与豆子

荒知

来，同为爱好者的咖啡师们可就要忍不住给你一一讲解过来了，这种豆子烘焙度浅，有果香，你要是不喜欢喝带点酸味的呀，那就要推荐给你另外一种。点完单一抬头，收银台上通常还放着同样设计简洁又通透的花瓶，里面插着的花总跟着季节变化。花不求大束，不然搁在人来人往的柜台上总有用力过猛的嫌疑。店员们只在每个星期开始时插上两三枝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待它缓缓绽开便足矣。花与豆子在这些咖啡馆里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都扎根于自然，生长于阳光雨露下，如今辗转各处到了同一个地方来，簇拥起一片接着一片城市中的绿洲，给我珍贵安恬的休闲时光。

寻找这些咖啡店的过程中

也颇有趣味，大有穿梭在林间徒步的意境。它们爱且仅能容纳一个人在货架间转身的小卖部、摊铺延伸到街上的水果店、板凳放在玻璃窗口的五金店、闹哄哄的食品商店一同簇拥在一条街道的一前一后。在上海这个摩登大都市里，它们悄悄地在城市矮矮的一角留了下来，和那些开得比其他花更慢的花骨朵儿，和深深浅浅的咖啡豆，和仍在执着生长的老上海与年轻的我们一起，共同在街道上生长着。而我，则总会期待着每个星期推开一扇不同的窄门，在一杯咖啡的时间里落入苦香味的漩涡，描绘一个又一个梦想。

制作它，
享受它，其乐无穷。
请看明日本栏。

家乡的银杏园

郭树清

那片银杏园，种植在家乡崇明四滧村的西北一隅，紧挨在那棵植于明万历初年，人称“瀛洲第一树”“崇明树王”的古银杏树周围，面积50亩，种植着1000余棵银杏树。

初夏的一天，来到这里，放眼望去，满目青翠。那棵历经460余年沧桑岁月的古银杏树（上海市一级保护古树），其根植沃土，依然巍峨挺拔，老干弥壮，绿荫如盖，昂首云天，生机勃发。古树周围的那片银杏园，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满树绿油油的嫩叶，层层密密，

在微风中轻轻舞动，显现出“天然氧吧”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它们与江南水乡风格的瀛湾农庄内的石拱桥、假山、水塘、古色古香的屋舍和五彩缤纷的花树融合在一起，相映成趣，引得喜鹊喳喳，绕枝不离，不时还有鹭鸟翩翩起舞，构成一幅生动而美妙，自然、人文、生态为一体的完美画卷。

近年来，崇明在打造世界级生态岛和美丽乡村

建设中，以“一镇一树”“一村一品”来提升海岛特色的绿色生态品位。于是，堡镇镇借助四滧村那棵古银杏树而命名为银杏之镇，四滧村为银杏之村。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银杏树遍布堡镇地区的大街小巷，乡村道路，河沟田野，尤其是我的家乡四滧村，更是抬头可见，随处可见，翠绿碧纯，心迷神醉。行走其间，好似穿行于舒适宁静的绿色长廊，顿觉清幽凉爽，阳光斑驳，洒落身上，恍然有时空交错之感，别具一番韵致。

银杏树，将随着时间、空间变化，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若是到了金秋时节，这里将是金黄一片，呈现出蔚为壮观，妩媚迷人的景色。冬天的银杏树，便如雪花般纷纷飘落，光秃秃的枝干，挺拔硕壮，恰似一枚枚强壮的臂膀，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地拥抱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久居闹市的人们，来到这里，领略银杏的自然美景，感受银杏的浓浓风情，体味银杏的文化风韵，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放松，净化和升华。

自古以来，银杏树作为世界上十分珍贵的树种之一，又有“活化石”“老寿星”的美称，并以其高雅、华贵、端庄、大气，被作为幸福、富贵、吉祥、爱情的象征，深受人们的喜爱。家乡的银杏园，漫润四季芬芳，扮靓乡村容颜，提升乡村品位，为新农村建设增添勃勃生机。家乡的银杏树作为镇树、村树，实乃当之无愧，众望所归。

